

◆
曹小荣 著



实践

HIJIAN ZHEXUELUN

哲学论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

实践哲学论

曹小荣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来
思
生，
咨，
来

。
的
·作
动，
的
过
许
行
点

们
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实践哲学论 / 曹小荣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10

ISBN 7-308-05007-6

I. 实... II. 曹... III. 实践论—研究 IV. 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268 号

实践哲学论

曹小荣 著

责任编辑 梁 兵

封面设计 张作梅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E-mail: zupress@mail. hz. zj. 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好友排版工作室

印 刷 浙江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5

字 数 245 千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5007-6/B·076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这是一本探讨哲学观问题的著作。我之所以名之为《实践哲学论》，很大程度上是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的一种比照和模仿。对哲学自身的反思，也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的成果首先取决于思想者所采用的思维方式。维特根斯坦作为现代的哲学大师，虽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语境来解读他的哲学，但他的《逻辑哲学论》这一书名就已表明了他的早期哲学观主要是采用逻辑思维方式所得的结果。维特根斯坦虽然提出了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的观点，但这一结论并不是来自他的自觉的实践思维方式，而是来自他对逻辑思维方式与实践现实之间矛盾的一种自发应对。正是由于逻辑型的思维方式的主导，他才会可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有意义的与无意义的、科学的与哲学的之间给出清晰的界限，并得出结论：哲学是不可言说的，哲学命题是无意义的。《实践哲学论》则是用实践思维方式来反思哲学，探讨哲学自身的诸多问题。我作为深受逻辑型思维方式熏陶、具有逻辑思维能力的思想主体，也有追求逻辑上完美的理想和冲动，这也是我进行哲学思考的重要目标和重大动力。但实践思维方式又要求我不断突破逻辑上的局限，不囿于无矛盾性和整全性的“完美”理想，而将目光投向人类的哲学实践，进而投向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实践。我在本书中所阐述的哲学观既是实践思维方式的结果，也是实践思维方式的体现。当然，实践思维方式绝不是与逻辑思维方式相对立的，而是包含着逻辑思维方式的。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并没有放弃逻辑的方法，但逻辑性并不是我的最主要目标。我把最主要目标设定在促进哲学实践的发展，进而促进人类实践的全面发展上。

为了能够对哲学观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本书按照如下的逻辑构架而展开:一、为了能够以实践思维方式来解答“什么是哲学”,必须对“什么是哲学”这一问题本身的性质、思维方式与哲学的关系以及什么是实践思维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考察,从而为直接探索哲学观作好前提准备。二、直接对哲学的本质、存在方式、研究对象、主题、功能等有关哲学的总体性的基本问题进行探索。三、把哲学看成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创造出的文化形式,通过与科学、宗教、艺术等文化形式进行横向维度上的比较,在哲学与这些文化形式的相互区别和相互关联中达到对哲学本身的更好的理解。四、从纵向维度来考察哲学的有关问题,包括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当今哲学的所谓边缘化问题以及哲学发展的远景等。

在本书中,我只是讨论了哲学观方面的某些问题,讨论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并没有真正达到我理想中的“全面”的目标,对许多观点的论证也不是非常充分,其逻辑性并非非常严密。因此,如果仅仅从逻辑上的“完美”要求来看,我觉得本书的内容还存在着许多的“缺陷”。学术上的良知要求我不断地消除“缺陷”,实现“完美”,但实践理性又告知我追求“完美”只是促使我去不断追求的一种方向、一个目标、一种动力,追求“完美”只是一个永无止境的過程。本书的内容是我在经历了十多年的不断地追求“完美”、消除“缺陷”的过程中形成的,但它也还是一种包含着“缺陷”的思想。正是在实践理性的驱使下,我才敢把这一包含着“缺陷”的思想作为成果带到学术界中来。我希望它能成为我以后学术道路上为了追求“完美”而进行批判的对象,我也希望能有人在对它的批判中使自己更好地走向“完美”。

曹小荣

于临海 2006 年夏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1
一、问题的性质	1
二、问题的展开	7
三、问题的解答方式	14
第二章 哲学与思维方式	22
一、思维方式	22
二、哲学与思维方式的关系	33
三、实践思维方式	53
第三章 哲学的本质	71
一、当今国内流行的哲学本质观	71
二、哲学本质的多维化	77
三、自由乃哲学之魂	83
四、实践是哲学之本	88
第四章 哲学的存在方式	92
一、哲学是理论还是活动	93
二、哲学有没有自己独立的形式	108
三、哲学是怎样述说自己的	117
第五章 哲学的对象	130
一、对传统的教科书的哲学对象观的批判	130

二、当今我国学界提出来的几种哲学对象观	137
三、新的哲学对象观	144
第六章 哲学的主题	149
一、古代西方哲学的主题:存在论	150
二、近代西方哲学的主题:认识论	152
三、现代哲学的主题:实践论	154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演化:从存在论到实践论	158
五、实践论:存在论和认识论的统一	169
第七章 哲学的功能	172
一、传统的哲学功能观的局限	172
二、哲学的三大功能:愉悦、认知和评价	174
三、三大功能的有机统一	185
第八章 哲学与科学	188
一、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的哲学论争	188
二、关于“哲学与科学关系”论争的思考	193
三、哲学与科学的比较	197
第九章 哲学与宗教	202
第十章 哲学与艺术	212
一、哲学与艺术的关联	212
二、哲学与艺术的比较	217
第十一章 哲学产生发展的动力	230
一、哲学是人类思维的需要和结果	231
二、哲学是人的现实生存的需要和结果	238
三、哲学是社会文化的需要和结果	244
第十二章 哲学的边缘化	252
一、哲学边缘化的表现	252

二、反思哲学的边缘化	259
第十三章 哲学的前景	275
一、哲学要研究未来	275
二、哲学的反思未来的哲学	278
三、哲学的未来状态	280
主要参考书目	289
后记	295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当我们开始学习或研究哲学的时候,就会提出“什么是哲学”或“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因此在哲学教科书的绪言或第一章里,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但是,只要我们比较深入地学习和研究哲学,只要我们开始形成哲学的反思习惯,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像我们原先所想象的那样简单,问题的答案也并不像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那样简单。因此,在回答“哲学是什么”或“什么是哲学”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问题本身进行反思。

一、问题的性质

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我们经常碰到“某事或某物是什么”的问题。只要我们对所问及的事物有所认识 and 了解,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对问题作出解答。当我们学习或研究某一学科知识时,我们也总是首先要了解这一学科的性质,因此教科书就会给我们提供关于这一学科的比较一致性的定义。对于这些解答和定义,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太大的异议的,但是,在回答“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却存在那么多不同的答案,那么多的争议,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以为,这主要是因为哲学是一门与众不同、十分独特的学问。哲学是一门存在了几千年之久却一直没有定型的学科。我们之所以不会向其他学科提出这样的质疑,原因就在于它们早就定

型了,无论它们的内容、方法甚至对象的范围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这一门的科学定义通常是不变的。哲学就不同了,因为哲学与任何一门学科都不一样,我们简直无法将它看作是科学。然而,笔者以为,这虽然是一个原因,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其实,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回答这两类问题时持着不同的态度、不同的要求。也就是说,在回答这两类问题时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把这两者当成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例如:当我们在回答“某事或某物是什么”时,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实问题来回答;当我们在回答“某一门科学是什么”时,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科学问题来回答。

科学是研究事实的。在当今的科学化时代,科学主导着生活。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回答事实问题时,一般都以科学的标准和要求来回答。科学问题与事实问题基本上是相同的,如果说有差别的话,那就是对科学问题的回答要求更严谨、更规范一些。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两类问题当成同一类问题,即都是科学问题。解答科学问题以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为标准,因此容易形成比较一致性的答案。

当回答“哲学是什么”时,由于提出这个问题的一般是对哲学有一定思考或研究的人,他们在提出这个问题后是把它当成一个哲学问题来研究和回答,因此他们提供的答案与其他的哲学问题的答案一样纷纭多样,难以一致。

当然,“哲学是什么”并非一定就是一个哲学问题。当我们问一位刚刚开始接触哲学、刚刚在哲学教科书里看过哲学的定义的人“哲学是什么”时,他会毫不犹豫、充满自信地告诉我们教科书所提供的哲学定义。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根本不是一个什么难题。因为他是把这个问题当作科学问题来看待,而他是知道教科书所告诉他的“事实”的。即使对一些从事哲学工作甚至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当他们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是两种不同

性质的问题时，他们也会把“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当成科学问题来对待。我们过去的教科书里许多关于哲学的定义就是这种解答的结果。

同样，“某事或某物是什么”也并非必然地就是一个科学问题。由于科学是当今的主流文化，人们普遍地具有科学意识，哲学家也不例外。当哲学家在日常生活中遇到这类问题时，他们一般也把它们当成科学问题来处理。但当哲学家在哲学研究中与这些问题遭遇时，当他们用哲学的问题意识来对待它们时，这时这些问题就成了哲学问题。当今哲学问题域中的各种问题在表达式上与我们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的问题是相同的，如：“人是什么”、“科学是什么”、“生活是什么”、“爱是什么”、“语言是什么”、“劳动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问的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它们当成科学问题，而它们也同样是当今哲学正在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

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是两种不同形式的问题，那么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如果我们以哲学的问题意识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我们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同时它又可以引申出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又可以选择许多不同的角度来回答。因此，从根本上说，它像“哲学是什么”等其他哲学问题一样，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的。当然，明知不可能，对哲学有兴趣的人还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努力的，因为这些努力还是可以带来一些成果的。其中，与区别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比较直接相关的内容，就是要研究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本书第八章对此将作更具体的探索。下面我们还是选择问题的解决方式这一维度来对两者的区别作些直接的探讨。

简单地说，科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在解决方式上的区别就是：科学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哲学问题的解决方

式则是把简单的问题搞复杂。

科学问题是否科学的起点,这在哲学上有很多的争论,但科学的发展一定要经过科学问题则是肯定的。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科学问题的解决过程。那么,科学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呢?一般来说,科学发展的过程体现了如下几个特征:①科学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特征最早我们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该学派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可通过数的关系来解释,世界的本质就在于数的和谐关系。因此,他们提出了“数学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在“本原中数目是最基本的”^①,“数是一切事物的本质”^②的信条。进入近代以后,科学的数学化信条成了科学家的普遍信条,哥白尼、开普勒、笛卡尔、伽利略、帕斯卡、牛顿等一大批科学家都认为自然现象与数学定律是相吻合的。他们既是自然科学家,又是数学家。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对数学的研究,另一方面致力于将自然数字化。可以说,没有科学的数学化,就没有近代的科学。现代科学虽然与近代科学有很大的差别,但数学化的进程还在继续。爱因斯坦就非常重视数学对物理学的作用,海森伯也认为新的物理学就是从物质实体走向数学形式。科学的数学化过程实质上就是把纷繁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的过程。②科学的逻辑化。在科学发展进程中,数学一直是各门科学的典范。数学之所以能成为各门科学的典范,除了它用最抽象简洁的符号关系来表示世界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内含着严密的逻辑性。逻辑是保证推理正确的推理形式的规律。逻辑的发展是不断走向形式化、符号化的过程。数学的发展又表现为不断走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8页。

②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18页。

向逻辑化的过程。逻辑和数学在发展中走向融合,数理逻辑的诞生就是逻辑数学化和数学逻辑化的结果。可见,科学的数学化与科学的逻辑化是相伴的。科学的逻辑化,使得它在研究事物时只关注那些反映事物本质和必然性联系的内容,而把大量的表象和偶然性排除出科学的范围。斯宾诺莎认为:“理性的本性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而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①这实际上就是把具体的复杂的事物变成抽象的简单的事物。③科学研究的程式化。程式就是程序和方式,只要掌握了科研的程序和方式,科学研究就变得简单和方便,就能够收到一通百通、事半功倍的效果。④科学建制的分层分科化。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包含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知识,为了使科学变得简单,为了提高科学研究的效率,科学就不断地进行分学科、分专业。科学发展中表现出来的上述四个特征,体现了科学的简单性原则。科学使世界变得越来越简单,科学使工作变得越来越简单,科学使生活变得越来越简单,这就是解决科学问题所带来的结果。

哲学问题在解决过程中的复杂化表现,读者在前面的阅读中应已有初步的领略。哲学之所以要把问题搞复杂,原因也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可以从哲学的反思性特点出发对其原因作一简单的说明:哲学的反思性使得它对自己所面对的问题要进行反复思考、反向思考,这种思考的结果除了试图从许多不同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外,还要同时对这些方案中涉及的一些问题进行不断地追问。这样,原来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却层出不穷;原来只是一个问题,在解决过程中不但没有解决原有的问题,而且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这就是把简单的搞复杂。哲学在不断的追问中会把人们的思维范围从形而下领域带入形而上领域。在形而上领

① 转引自冒从虎、王勤田、张庆荣编著:《欧洲哲学通史》,上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页。

域中,思维可以摆脱实证经验的直接制约,进行更为自由、更加丰富多彩的活动。这种活动的过程及其成果虽然有时并不能给我们提供关于某一源问题的比较确定、比较公认的答案,但它却能给我们展示多维复杂的世界图景。它告诉我们,世界并非如科学所展示的那么简单明了,科学所展示的世界只是多维复杂世界中的一个维度、一个方面。哲学在反思世界、反思存在的过程中,不是像科学那样把世界存在简单地当成是确定的客观的对象,而是会不断地变换思维的指向,不断地推进思维的进程。哲学在反思世界存在时,会把世界存在当成是人所认识到的世界存在、人所创造着的世界存在、人所关切着的世界存在、人用语言所表达着的世界存在,认为世界存在不是与人无关的世界存在,而是与人有着越来越多关系的世界存在,甚至它就是人的世界、人的存在。因此,哲学在回答关于世界存在的问题时,不可能把问题仅仅简单地当成与人的主观无关的事实问题,而是要关注各种价值坐标对问题答案的作用。价值坐标的复杂化也是哲学问题解决方式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常生活中,当碰到各种问题、解决各种问题时,我们总习惯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科学解决问题的方式合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价值取向,因此我们把科学推崇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人们生活的良师益友。哲学对待问题的态度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与我们一般的日常生活中的这种价值取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因而它往往被人们误认为是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无事找事的结果。确实,我们可以把古希腊哲学看成是有闲阶层的一种休闲方式,我们也应当承认哲学也并不都像科学那样能直接地有助于实现我们的某些功利目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哲学存在的合理性,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哲学问题解决方式的合人类目的性。人之成为人的过程就是不断走向复杂的过程,人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取向是多维的,而不是单一的。

人在与外在世界的交往过程中,既要把外在世界变简单,以实现把外在世界内化为人的内在的东西(包括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以及对外在世界的观念的把握等等),又要将外在世界变复杂,以满足人的不断复杂化的各种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人类实践不断创造着世界,也同时不断地创造着人自身。人类的实践创造活动虽然内含着把世界变简单的活动,但其总的趋势则是使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使人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高级。在人类社会的这种发展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哲学所起的作用。

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在解决方式上的上述区别,同样也只是我们进行简单化表述的结果——只是在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以后,对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一种总体性的比较的结果。实际上,两者的区别是具体、历史、相对的。

二、问题的展开

哲学问题复杂化的一个表现就是当我们反思“哲学是什么”时,我们会提出它与“什么是哲学”是否属同一个问题。

表面上看,“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两种表达方式所说的是同一回事,都是关于哲学的基本规定或定义,似乎无论把问题中的“什么”放在后面还是放在前面,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在西方语言中,“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也往往用同一个表达式,例如英语中的“What is philosophy”,德语中的“Was ist die philosophie”。虽然当我们将它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既可以译作“哲学是什么”,也可以译作“什么是哲学”,通常并没有要表达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当我们把两者看成没有区别的同一问题时,我们只是用科学的眼光把两者都看成了科学问题或事实问题。而如果我们用哲学的问题意识去探寻这两种表达

方式之间存在的某种差别,我们还是会有所收获的。当然,我们要突出这两者的差别,并不是在玩弄文字游戏,也不是在无事找事、为寻找差别而寻找差别。实际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哲学是有重要意义的。

那么,“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

当我们追问“哲学是什么”的时候,“哲学”作为问句的主词表示的是一种存在物,是一种已经存在、已经确定范围的存在物,也就是“哲学”指称的对象范围是确定的,即“哲学”的外延是已知的、确定的。这个问题追问的是那些被称为“哲学”的已经存在的东西具有“什么本质”或“什么本性”,亦即“哲学”具有“什么内涵”。因此,回答“哲学是什么”就是从哲学史入手,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我们用“哲学”来指称的那些“思想”进行概括研究,找出它们共同具有的本质属性。

表面上看,这项工作并不特别困难,它只是一种对历史事实的研究,一种对事物共性的概括。这种工作我们在一般的其他学科中也是非常常见的。然而,只要我们真正进入这项工作,我们还是会发现有许多困难的。这些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虽然都认为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思想体系,但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哲学”并非共同构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哲学”作为现在的十二大学科门类之一,我们习惯上总是把它看成与其他的学科门类相类似,也是一门有着统一的理论框架的学科。这种看法是对哲学的一种曲解,也是对哲学史的一种误读。从哲学史看,历史上的哲学不是一种,而是有许多种。如果我们搬运现在划分后现代主义种类时的常用话语——“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哲学”,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上出现过多少个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这或许正如叔本华所说:“……哲学是一个长有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

的语言。”^①从历史角度来看,哲学也有自身的发展过程,然而这个发展过程并不像科学那样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哲学概念的确有某种传承关系,但是在大多数哲学问题上,它们的基本观点却是很难调和的,许多哲学家在即使沿用先前的某些概念时往往也会赋予其新的内涵。从哲学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哲学历史的每一步前进不仅伴随着新思想、新问题和新概念的出现,而且伴随着对先前许多哲学的许多无情否定和批判,甚至其中许多是根本性的否定和批判。各种哲学中有些在某些方面存在着相同或相似,但也存在着许多差异。我们要面对着如此众多复杂而有别的各种哲学,从中找出它们的所谓共同本质,自然是不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的。当然,哲学家们往往不会轻易地让自己的思想中止于不容易或不可能,因此历史上就有许多关于“哲学是什么”的争论及其延续。

其次,历史上的哲学虽然存在于过去的历史中,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但它们往往又具有超历史性(无限性)。所谓哲学的超历史性,有两方面的含义:①任何一种哲学都体现了哲学家超越历史和现实的努力。哲学的产生与存在,根源于人类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之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就人类有理性而言,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理想;但就人类的有限性而言,他又不可能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虽然,他无法实现这一理想,但他又不可能不追求这一理想。哲学就产生和存在于这个“悖论”中。哲学是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过去与未来、暂时与永恒之间张力互作的一种必然结果。②任何一种哲学都体现了哲学家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一种独特方式。任何哲学家所提供的某些答案可能会由于其所赖以成立的背

① [德]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45页。